

## 乡情乡味

## 雪落山乡

◎何德田

都说今年是一个暖冬，立冬后一个月都没见着一片雪花，天气一直干燥，总让人感到有点不舒畅。作为一个北方人，司空见惯了冬天的冷和遍野飘飞的雪，这样干燥的天气，还是少见。

大雪节气一过，天终于开始变脸了，先是暖阳普照，接着就慢慢阴沉起脸来，气温陡然降低了五至七度，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度左右，然后是雾蒙蒙的一片天。一天下午，空气里带着一点点的雨星，傍晚忽然就飘起

了零零散散的雪花，终于有了下雪的征兆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漫天飞雪，地上已经盖了薄薄一层，校园塑胶操场的人工草皮上积了白白的雪，走在上边，滑滑的感觉。踏雪有痕，校园里人多，身后便是一串串脚印。为了行走方便，防止地滑摔跤，从师生安全角度着想，大伙拿起扫把，冒着风雪严寒扫出了几条道。

吃过早饭，虽然天气有点儿冷，但是见到冬季的第一场雪，孩子们还是有点儿兴奋，以往此时已经在读书的他们，不由自主地玩起了雪，从地上抓起一把捏成团，然后在操场上互相投掷起来。操场上充满了他们的欢呼声和呐喊声，打破了清晨的宁静。这可是立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啊，不好好玩一次，怎能对得起这场雪呢？

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和同事冒着风雪准备下乡。小郑开车拉上我，小心翼翼，路上积雪不是很厚，但车开在上边还有点打滑，这给我们带来了小麻烦。

车小心地行驶在乡村公路上，车窗外雪花飘飘，山野河川都变白了。道旁的松树柏树好像戴上了白色的帽子，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树，树枝丫丫都积了雪，树枝好像一下粗了许多，满树都成了雪条儿。远处的山峰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雾，放眼望去满是白的雪和灰的雾。小郑小心翼翼地开车上了一段坡，我们来到了赤沙

镇的姬家沟村。

下坡的路有点滑，走起来得非常小心。我们一边走一边望着远处的雪景，站在高高的梁上远眺，视野的确开阔，山上的层层梯田都盖上了白色的雪毯。这里是姬家沟村的万亩花椒示范园，积雪覆盖着翻得松软的泥土，一排排花椒树整齐矗立，刚刚进行过冬管，枝条伸展有度。路旁的松树柏树一片青绿，为这雪白的旷野增添了几分诗意。一走两滑地下了坡，尽管天气很冷，但一上一下小心紧张地行走，我们竟然微微出汗了。

雪落山乡，村子显得异常宁静，孩子们都寄宿在学校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，留下的老人们静静地待在屋子里休息。忙碌了一辈子的农村老人们，只有在下雨下雪的日子里才能歇下来。

海拔近两千米的天井山高高地耸立在赤沙镇的西北方，积雪为它披上了一件厚实的白袍，显得更加威武壮观。周边低矮的梁峁台塬就像一个个“小跟班”簇拥在它的身边，雪白了一切。

自如行走在空阔的山乡大地，看到了山舞银蛇、原驰蜡象的壮丽景致，这是高楼林立的城市无法企及的自然奇观。虽然路途辛苦，但人是开心快乐的。

## 冬日里的麻雀

◎袁成

清晨，天刚泛起鱼肚白，世界还裹在冬的清寒里，我哈着白气出门跑步。街边路灯散发着微弱光晕，路旁干枯的枝丫肆意伸展，好似瘦骨嶙峋的手抓挠着铅灰色的天空，给这沉寂的冬日添了几分萧瑟。

就在这时，一阵叽叽喳喳的喧闹声撞进耳朵，一群麻雀闯进眼帘。它们在路边草地与矮树丛间蹦蹦跳跳，小身子裹着灰扑扑的羽毛，毫不起眼，却灵动得过分。黑豆似的眼睛里透着机警，小爪子轻快地刨着地面，觅那藏在枯草里的吃食，丝毫不把严寒放在心上。平日里毫不起眼的它们，此刻成了街头唯一灵动的景致，无惧严寒，执着觅食。

跑步归来，街边一幕吸引了我。快递小哥的三轮车旁围了一群麻雀，车子似是半路出了故障，小哥正弯腰捣鼓着，双手冻得通红。麻雀却未被惊走，围在周边，时不时“啾啾”几声，似在催促小哥，又似陪伴鼓劲。小哥偶尔直起身，朝麻雀温和地笑笑，还从兜里掏出面包撕成碎屑撒向它们。人与鸟默契相伴，让凛冽的清晨多了几分暖意。

忙碌了一天，黄昏时分下班路过公园。落日余晖给万物勾勒出狭长的影子，寒

风呼啸，公园里冷冷清清。一位老人独坐长椅，身旁是散落的面包渣，一群麻雀在脚边环绕，蹦跳着啄食，毫无惧意。老人目光柔和，静静看着麻雀，口中喃喃低语，似在诉说往昔，又似是分享日常琐事。在这孤寂的冬日黄昏，一老一鸟相互依偎，画面静谧而温情。

目睹此景，心间涌起诸多感慨。平日里，麻雀太容易被忽视，身形小巧，羽色暗淡，混在五彩斑斓的鸟群里，宛如沧海一粟。可寒冬一到，候鸟南飞了，那些花枝招展的鸟儿没了踪迹，麻雀却坚守原地。它们不被恶劣天气吓退，不因无人注目而落寞，顶着冷风为寂静的冬日增添生机，用弱小身躯直面凛冽。

就像这忙碌的快递小哥，每日奔波在大街小巷，平凡普通，包裹一摞摞，路程一趟趟，周而复始。多数时候，没人在意他们疲惫的身影和冻红的脸颊，但他们毫无怨言，寒来暑往，用自己的坚守，维系着物资的正常流转。

麻雀也好，快递小哥也罢，皆在平凡里蕴藏了伟大。渺小从不意味着弱小，不起眼的他们，恰恰是生活最坚韧的底色，于无声处迸发磅礴力量，默默扛住冬日风雪，静静等待春的回归。

## 家乡的柿子树

◎张新宇

它们就这么孤独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，一身的红灯笼，鲜明亮丽，在苍凉的冬日给人一种别样的壮美，但我却从它们身上感受到一种英雄迟暮的悲壮，它们就是我的家乡山坡上的柿子树。

我不止一次想过，为什么在万物萧条的冬日，那些柿子树没有一片叶子相伴，却还是那么坚强地站立着，累累果实披挂满身，它们不冷吗？它们孤独吗？冬日的寒风，如同冰冷的利刃，切割着每一寸空气，也切割着枝头的火晶柿子。那柿子如同燃烧的火焰，在灰白的冬日里显得格外醒目，却又透露出一丝无法言说的悲凉。

站在这里，仰望着给我童年欢乐的柿子树，我的眼泪蓄满眼眶。清贫的岁月里，家里没有什么多余的吃食，我的爷爷总是在深秋时节带我们去村南的山坡上采摘火晶柿子。那时候，树叶还未全落，柿子也还未变软，爷爷总是摘回来一篮一篮的柿子，奶奶就把这些柿子平铺在家中阁楼的小阁楼上。村中家家户户的窗前都会挂上几大串的柿子，衬得贫寒的农家也充满了红红火火的喜气。

缺少衣食的我们每每下午放学后，就踩在凳子上去捏那些挂在窗户上的柿子，偶尔摸到变软的柿子，就轻轻揪下来，慢慢剥开薄如蝉翼的外皮，露出里面软糯香甜的果肉，咬上一口，那份甘甜瞬间在口腔蔓延开来，带着丝丝凉意，却又不失温暖。这一刻，所

有的烦恼与忧愁仿佛被这甘甜的滋味所融化，留下的只有内心的宁静与满足，童年的冬天似乎也在柿子的清甜中变得欢乐。

我的童年，没有奥利奥饼干，没有巧克力棒，没有芝士威化饼，甚至连这些零食的名字都没听过，偶尔的瓜子花生水果糖也是得到奖励才能吃到的东西，而爷爷为我们储备的火晶柿子却是触手可及的美味，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现在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很少有孩子惦念着用柿子来解馋了，柿子树似乎也完成了它的使命，老家山坡上的柿子树，就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它们经历了春的孕育、夏的成长、秋的成熟，最终以一种最质朴也最纯粹的方式，将生命的精华呈现给世人。它们静静地候在枝头，等着有缘人来采摘，随时准备将这份来自秋天的甜蜜，传递给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而这一等，大多会从初秋等到深冬。

仰望柿子树，我想起了一些柿子平铺在家中阁楼上的地上。村中家家户户的窗前都会挂上几大串的柿子，衬得贫寒的农家也充满了红红火火的喜气。

在瑟瑟寒风中，我举起手中的夹子，伸向离我最近的那串柿子，我想把记忆深处最温暖也最美好的甘甜重温一遍，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安宁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w@163.com

## 夜走四岭山庄

◎罗克勤

四岭山庄距离麟游县城不远，东西两边是缓坡山地，向南有一条通向四岭山庄的小坡路。北边的坡直下约五百米有一大块地，约三亩多。四周高山环绕，这个地方名叫“响滩河”。

四岭山庄好像一个突起的大土丘，上面有两孔窑洞，西边的窑洞左侧还有通向左边的洞道，内有约五米见方的地方，这就是灶房。东边窑洞就是养牛的饲养室，大小三处窑洞都盘有土炕。在“低标准”年代，生产队为了社员能多吃一口饭，经营了几年这个地方。

去四岭山庄劳动，要按社员住户的顺次排。每次去五、六人，我大约去了四五次。一次去四岭山庄是当灶夫，给山上劳动的人做饭，这活还可以，但是做饭的水要从沟底向上担，走的路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中途根本没有歇脚的地方。再者，每天中午还要给在“响滩河”劳动的人送饭。

一次去当饲养员，白天把四五头牛赶到沟坡，待牛吃饱

后再将其赶到沟底让牛喝饱，早晨要打扫牛舍，把粪清出去，再挖些土垫牛圈。放牛这活责任重大，深山老林虎豹豺狼多，既要保护好自己，又要保护好几头牛的安全。

有一年秋季，四岭山庄去了四个人。白天一人做饭，一人放牛，两人“光场”并准备秋收的工作。到晚上，四人看护两地即将成熟的玉米。一地是四岭山庄东坡，一地是“响滩河”。响滩河中间五米见方的土丘处则建了一座土房，房内盘一小炕。

响滩河四周高山耸立，山脚下树木丛生。每到晚上狼豹出没、野猪寻食、百鸟怪鸣……晚上看管玉米，需要两人一组，两地轮流，在东坡晚上看护玉米还行，要是在响滩河，的确担惊受怕。土房前生一堆篝火，彻夜不熄，土房内放一个铁铤，两人轮换用铁棒敲打，就这样一直到天亮。

到了秋季，玉米成熟，生产队组织人力收获。但四岭山庄还有部分玉米没有运回，便分配给各户，由自家背运，我

家就得了二十四斤玉米。

我家距四岭山庄八十多里山路，我打算用两天时间把二十四斤玉米背回来，晚上住四岭山庄。到了四岭山庄，看还有时间，就多走几里路，晚上住在“交界队”。交界队是公社的一个直属小队，有几户农家。四岭山庄有一人看门，给我把柴捆和粮食放在箭括岭顶，自己退到交界队住下，但又想到这儿，如果有人过路背了去怎么办？那个年代，我家没粮、没柴、没钱，二十四斤玉米是家中几口人的救命粮呀！想到这儿我贸然决定，下山，冒一次险。

手拿两个木棒，两眼不时左右观望，就这样提心吊胆地闯过了“鬼门关”。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路，走到安全地带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才把心放下了，靠在崖上歇了歇。那天夜里大约十二点钟，把同学家的门叫开，借宿了一夜。第二天回家，落下柴捆，脊背由上至下一行血痕。

这件事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。

想到这儿后怕了，干脆把柴捆和粮食放在箭括岭顶，自己退到交界队住下，但又想到这儿，如果有人过路背了去怎么办？那个年代，我家没粮、没柴、没钱，二十四斤玉米是家中几口人的救命粮呀！想到这儿我贸然决定，下山，冒一次险。

手拿两个木棒，两眼不时左右观望，就这样提心吊胆地闯过了“鬼门关”。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路，走到安全地带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才把心放下了，靠在崖上歇了歇。那天夜里大约十二点钟，把同学家的门叫开，借宿了一夜。第二天回家，落下柴捆，脊背由上至下一行血痕。

这件事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。

